

烏魚港

「阿豪，恁母仔跟人在市場冤家！你還在這清閒……」阿好姨大聲地嚷著。

阿豪一聽從椅子上跳起來拔腿就跑，腳下的木屐奇奇喀喀，三兩步便像要跌倒，他索性兩腳一踢，將木屐甩往路旁邊，疾疾跑往廟埕前。沿途頻頻撞著旗子和人潮，大道生的熱鬧未完，路邊停著載龍陣的貨車，還有一堆堆的布馬和鬥牛殼……，到處都遇著白面粉腮的十二婆姐、或是三兩成群的宋將陣好漢，阿豪邊跑邊閃，仍然混在牛犁陣或跳鼓陣的少年裡面，他趕忙衝出，逕往濱海的方向跑，越近海洋，海風呼喊得越厲害。

漁市裡人聲鼎沸，一堆堆碎冰像小山，漁工們忙拿鏟子將碎冰蓋住魚鮮，中盤和零售商這裡聞聞那裡嗅嗅，到處打探魚的品質和價錢。阿豪轉往面向碼頭的走道，還沒靠近便聽到高分貝的吵鬧聲——

「恁大家來做一個公道人，當初明明說好一趟船撥給我兩隻魚，價肖說好好，結果轉來給我這款貨色，這叫我要按怎賣？」

阿母說得氣呼呼，這些年阿豪他阿爸的腳腫脹，家裡的生活就靠阿母到市場賣漁貨，萬仔和他阿爸是一起長大的好朋友，他看林海家裡不好過好心要幫忙，剛開始還好好的，誰知近來卻苛刻得離譜。

阿母拿起簍裡的魚要大家看——

「夭壽喔！魚仔這小隻也在抓……」圍觀的人低聲罵著……

阿母將整簍魚倒了出來——只見鯧魚比手掌還要小，肉鯽仔更是小得可憐，一個小圓盤裝了幾十隻魚，小捲和蝦仔也好不到哪……

「有錢大家加減賺，雖然是查某人工，麥是要給人有淡薄仔利潤……」阿母大聲地叫嚷——

萬仔看大家眼睛直盯著他看，一副他故意坑人，不念朋友情義的可惡模樣，他肚裡積累的窩囊氣於是爆發了出來——

「時機這歹，沒是欲按怎？有魚給你就很好了！」

「騙肖仔，人別隻船就沒像你說的這麼衰歹……」阿母一口咬定萬仔定有將大魚偷藏起來不給她——「到時勿貪讓我看到你偷暗蓋。」

「你娘的，妳是在說啥？哪不是代念妳是查某人——我——」萬仔緊握了拳頭，像顆即將爆開的炸彈——

阿豪把母親拉到一邊，臉臭氣衝地說：「母仔，麥假伊囉唆啦，盡賺賺沒多少，何必在這浪費閒工……」

船主看阿豪這樣沒禮貌，狠很地啐了一口痰：「破肖年，全村仔頭誰人不知影恁家出你這個了尾仔子，你若有本事，何必讓恁老母這辛苦……」

阿豪一聽整個人就要衝過去，要不是阿母擋在中間，他絕對不放過船頭家。

一陣勸說與拉扯，大家又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。阿母叫阿豪快回去，不要在外頭遊盪，嘴一邊碎碎唸，一邊將地上的小魚撿進桶子裡。



阿豪拉高衣領，這才想起自己光著腳丫，腳下泡著溶冰和魚腥血水，既冷又不舒服，連忙往回路上走。

海風冷冽，往年這時候，大家不曉得有多高興。一波波寒流逐來讓人振奮的魚訊，烏魚如赴約般前來，阿爸他們總迫不及待地趕到海上，一整片橄欖綠魚背行走灰藍色海洋，他們將網甩出，滿滿的漁網便被提上船。

阿豪清楚記得那時每艘船幾乎都豐收，漁港熱鬧滾滾，母仔常帶他和哥哥到港邊等阿爸的漁船回來。港邊擠滿等候的人潮，天雖寒大夥的心情卻熱呼呼。女人家揹著孩子，幼子裹著棉襖厚衣服，老人家拄著拐仗也等不及前來，想要看老天爺今年又帶給茄萣人多少財富。

「船很快就到了！」大船東看著天候，神情篤定地推算——老漁夫圍聚一起，他們情不自禁地話起當年：「想起那冬時——」老人抽著水煙，吸一口氣便有太多風光往事要吐露，瞧他們你一言我一語：「天公就是疼憨人，媽祖婆看咱這風透沙厚，土裡種未出啥物件，所以賜給咱這大塊寶……」

阿坤伯在一邊搶著要說：「恁少年人就不知阮那時『跳烏仔魚』多趣味……」

又來了！誰不知道他又要說起他們當年如何將漁網撒下水後綁在木筏，無處可逃的烏魚便著了魔般接二連三地跳上來，瞧老人家說起這段爽快記憶，心花怒放地嘴笑眼笑……

「來了！來了！」樓上有人大喊了起來——所有人抬起臉望向海上——

阿豪和順德搶站在最前邊，看一艘艘漁船排列壯盛地駛了進來——遠遠便見爸站在船頭，整張臉笑得不能再燦爛，不用說就知道的好心情立即傳染給他們。

船近港邊大夥兒不願錯過的景觀便就開演——

啾啾聲響越來越大，和岸上的大呼小叫相錯雜，一艘艘漁船調轉著距離和角度，船停妥定好錨後漁工們都不急著下船。

這時候阿豪他們兄弟倆喜歡站在船邊，聽船上傳來一聲聲賣力對話：「小心——小心——再過來一下——」

阿豪總會將頭抬得高高的，而後便見起重桿吊著一團飽滿的巨網迎空下降——轟地一聲，網底裂開，網內的魚傾瀉出來，地上滿滿的漁獲。

整個漁港一堆堆烏魚小山，這及時的冷風吹來溫暖——又是個豐收的好年。

林海喜孜孜地走下船，阿豪和順德奔往他跟前，阿豪拚命往林海的腰腹間磨

蹭，林海摸一摸兄弟倆的頭，一邊忍不住地說：「天這寒，來作啥？」

「知道船會轉來，厝內哪待得住？」阿母說著便沒好氣地說：「你自己不是同款，天氣這寒也不會多穿一件！」

林海長年一件圓領汗衫，他總是說：「抓烏魚仔人驚無魚絕對無驚寒！」

是啊！豐收的冬天一點都不冷。媽祖有靈顯，靈光從海上照到了港灣。

而林海拉網抓魚的手心也善於製作烏魚子，瞧他像裁縫老師傅般拿剪刀將魚腹剪開，取出魚卵用線從頂端綁起來，剔去血管和黏膜，放進鹽堆中沾滾，再將魚卵鋪在木板上層層疊起來壓平，一串串光澤透明的魚卵便告成形。

阿豪記得那時他們總喜歡在街上走，路邊纍纍掛著等候風乾晾曬的烏魚子，一片片橢圓形金黃色魚子在竹竿上掛成長排，陸續成為餐館或攤販最搶眼的招牌。濃濃的魚香在碳烤煙薰中傳送，人人嘴角叨著牙籤，唇齒間泛著魚子香，太陽或燈光一照，破舊的漁村便也繁榮富貴了起來。



阿豪穿上被踢到水溝邊的木屐，又奇奇喀喀地踱到廟埕前，歌仔戲連續演了好幾天，薛仁貴東征後換子儀拜壽，子儀拜完了壽，緊接著是孫悟空跳上台……，而和歌仔戲打對台的是傀儡戲。福隆師站在布簾後邊，他粗壯的手臂抓起提線板，十四條懸絲垂擺下來，五六斤重的木偶便活動了起來。身著大紅袍的狀元郎從布幕後出場，他提起右手，由上向右劃個大圓圈，頭顱順勢擺動，隨之優雅地在舞台中轉出個「8」字形，作出轉籬歸山的動作。

羯鼓、大小鑼聲齊響，福隆師拉起蒼老的嗓音，沙啞而含糊地唱了起來……

阿豪在廟前閒晃一陣後轉往沙灘，風沙拂面，冷風穿繞他凌亂的頭髮。香腸攤老板一看到他，便慇懃地招呼著——「阿豪，來啊，再來車拵啊！」

阿豪撇一下嘴——誰怕誰，雖知老板不懷好意，但還是拗不過他的挑釁。

老板拿捏好勁道，大拇指和食指輕拉彈板然後鬆放，溝道裡的小鋼珠便被往上推——珠仔台跌跌傳響，小鋼珠在坑洞中繞轉，阿豪的眼光跟著提心吊膽，就怕它咚地落進高分的洞裡面——

「八十」李仔鹹這個老劍仙，從來不失手。

阿豪作勢呵了下手，啪一聲，珠子彈了出去——兜一聲便直接進了最近的洞裡——「四十」

阿豪啐了一口——他就不信邪，連續五六次還是贏不了老板，他從鬆垮的褲袋中掏出錢來，雖不甘心也只好認了。

老板看他可憐，叉了條香腸算是友誼相送。阿豪悻悻然離開，拖著木屐踱往濱海的方向，路邊有間廟，阿豪踱到廟前，拿起香對神明拜幾下，風沙太大，連

媽祖婆也灰頭土臉。

阿豪記得以前他和哥沒事便會跑到這裡玩，撿海螺抓螃蟹，或拿木棍揮打地上的石頭。有時不小心打到路人，阿豪連忙要跑，順德總會前去向人認錯陪不是。哥就是這樣，既懂事又有禮貌，難怪所有的人都誇他。

順德天生就有許多好品行，他勤奮節儉且能友愛兄弟，有段時間阿豪整天跟著順德，跟他到港邊看船，或到廟前看福隆師搬演傀儡戲。阿豪最喜歡看花童戲球，他們兄弟倆常站在台下，一陣喧天鑼鼓，福隆師便將花童從幕後提到幕前。梳個髻的花童踱到舞台中央，她身穿粉紅色童衣，一條繫著橄欖形紅球的線從她左右腳尖穿過肚子，福隆師讓球先垂在花童前方，肚線一拉，花童以肚子頂球，腳線一扯，她以腳踢球，或者將手線扯動，花童便在台上托起球來……，台下一陣叫好，阿豪他們也跟著猛拍手。

而後一仙仙戲偶輪番上場，阿豪總看得目不轉睛——

「弟——回去了啦，再不回去爸媽就要擔心——」

「又不會怎樣——」看得正有趣，阿豪實在不想回去，拗不過順德一再催促，只好乖乖地跟著。夕陽塗抹天邊，整個漁村覆上一層彩光，他們兄弟倆的影子在地上慢慢拉長，而後消失在夜幕當中。



阿豪喜歡順德這樣一個哥哥，凡事有他撐著，阿豪只管舒服度日。他和哥常常被叫到港邊幫忙整理漁船，順德總清洗得賣力認真，阿豪卻習慣地玩耍打混，他拿抹布甩打蒼蠅，或用棍子逗惹得狗兒汪汪叫著，橫豎他就是不安份。媽常沒好氣地說：「你若有恁哥哥的一半就好了。」

阿豪當然及不上順德的一半好！不管天多冷，順德一大早就起來替媽生火煮飯，把家裡打掃乾淨，遇到阿爸要出船的日子，他更會趕到港邊看阿爸有啥需要幫忙，到製冰廠拿冰塊或者幫忙扛負東西，總想要替家裡多出點力。而阿豪就完全不同，早上不愛起床，連上學都要媽和哥千呼萬喚，他的細胞慵懶，沒有興趣的事眼睛不願意睜開。他在學校也一樣不積極，上課睡覺，下課頑皮，早早便被老師宣佈出局。阿豪知道自己不是讀書的料，他喜歡在海邊溜達，抓蝦網魚摸蛤蜊，或到街上找人拚酒打香腸。

順德個頭不高，行為舉止早就像大人，國中一畢業便跟着阿爸上漁船，從岸邊到船上，他更加努力謹慎。那時興達港還沒擴建，舊港淤淺，進港和出港費時且緩慢，出港後海風撲來，鹹潮的氣息淋滿全身。林海教順德整理魚網，並練習如何將網撒進海裡，這工作看來簡單，實際做起來卻不是那麼回事。粗糙的魚網癱躺一地，整個提將起來已經不容易，還須在撐開落海時剛好對上魚游的路線。

順德在林海指示下拚命練習，海浪干擾他的準頭，而討海人的鬥志在他心裡日漸成形。順德一次次將網撒往海上，他在潮來浪起當中曬脫肌膚，任由汗水與鹽水混融一片。

阿豪則輟學在家，如巨鯨般擱淺沙灘，日頭翻過天空，才踩著木屐從房裡踱到客廳，趁媽沒留意時溜出門，一路踩到巷子口。

夏天的街上，到處熱氣膨脹，幾家海產店棲息路邊，小捲仔螃蟹和龍蝦，當然還有烏魚仔的招牌懸掛路邊。午餐的人潮陸續散去，婦人蹲在水龍頭前，將髒碗盤洗淨後疊在路邊，一把把青菜和海藻丟進盆裡，水流嘩嘩地流著……

「阿豪，呷飽未？」

「頭家娘，妳最知道我的輕重——還有啥米貪好呷？」

阿好姨端出中午剩的炒飯和魚湯——阿豪翹著二郎腿便這麼吃將起來——村裡誰不知道林海生了兩個兒子，一個來報恩，一個則是來討債，林海平常做人不壞，大家不好多說什麼！

●
港邊燈塔直立鹹霧當中，一波波戲水人潮聚集沙灘，陽光沿著海岸線拉開一條條霞彩……

林海的腳痛得厲害，臂膀也無法使力，他張不開巨網，也算不準海流的節拍。順德看在眼裏，便挺起肩膀站到駕駛台，在阿爸的指引當中摸索船的去向。

船身行走浪的紋線，魚訊隱隱約約，順德緊緊看守魚的來蹤與去向，他的手指接連著網線，一次次拋擲、回收，也一次次操控著命運與生活。

阿母殷殷企盼的眼神等在港邊，她等著順德載回一家的生活依托。順德乘著漁船一次次出航、回返，一股越來越強的使命感在心底滋長——他要讓阿爸輕鬆，讓阿母過好的生活。

返航船隻陸續進港，順德遠遠便見著阿母微彎的身影。想起媽興高采烈地對著旁人炫耀：「阮子抓的魚，你看這魚鮮又大隻。」順德的心情便興奮了起來。

阿豪遊盪得越來越兇，偶爾喝得醉醺醺，或和人衝突打架負傷回來。媽常氣不過，迎頭便對著他一陣亂打——

「不肖子，我哪會生你這麼不會想……」

「打啥啦！我就不愛讀，不然是要我怎樣？」

「啥米人叫你要讀，書不讀嘛要像一個人。你整天沒代誌做，是打算欲按怎？不如趁早跟恁哥去討海。」

「討海？整天關在海上哪會好玩？情願到廟前和老人下棋，或和兄弟騎腳踏車去風神，也不想去海上看風湧……」阿豪在心底抵抗著，阿母越是嘮嘮叨叨，

他越不想要勉強自己。

「母仔，一口灶內若有一個成才，就一定要有一個較放蕩，這天生的啦。」
阿豪有時還會跟母親耍賴皮——阿母雖有氣卻拿他沒辦法。

●

阿爸的腳越腫越大，阿母心裡很煩悶，而舊港淤積，進出船越來越不方便，從前的豐收盛事似乎越來越遙遠。海水起變化，海上船隻不知如何是好！船泊港邊就像一堆水上的違建，教人看了難過且不安。那陣子漁獲少，順德的神色鬱鬱，阿爸和阿母看了不忍心。林海知道自己不能重返海上，雖希望一手打造的漁船繼續航行，卻捨不得順德過得太辛苦。

林海終於說出：「不一定要抓魚才能生活。」

而順德還是執意出海，越沒魚他出海出得越殷勤，他覺得出去碰碰運氣總比閒晾在港邊好。

而阿豪則斜躺在籐椅上頭，天颼颼地冷，阿豪蜷縮著身體越發地不想動，他眯閉著眼睛，不想面對一大串天外及海上襲捲而來的問題。

「阿豪，你嘛幫幫忙，水流變化，時機這歹，烏魚越來越少，恁哥哥這操心，你竟然看得下去……」

何只沒烏魚？天氣暖和了其他魚還不是越來越少，誰知道魚兒到底都跑去哪裡？阿豪已經習慣一年四季都被唸。

嗡嗡的叨唸如羯鼓與拍板，一聲聲無奈擊撞著空氣，家裡待不下去，阿豪便到廟口去看戲。

鏗鏘——陳靖姑從雲中降到台上，瞧她舉起棒來，對著眼前的妖怪用力一點，那人面精靈立刻現出狐尾，狐尾從背後被穿向前面，傀儡的錦袍撕裂開來，凸出的狐嘴一口張開，尖利的牙齒露了出來。陳靖姑跳前一步，狐妖退一步，福隆師的手勢在帷幕上拚命擺動。後台有人忙著用鐵錘連環敲擊圓點炮仔，霹靂啪啦，霹靂啪，爐子燒起了小煤碳，上頭蓋起一塊髒破布，有人拿著扇子對著台前吹，神妖當中便縈繞一起起白煙……

戲裡戲外一片混亂，台上的情節跟生活彷彿無關卻又隱隱地相連接，橫豎阿豪就是不被周圍的人看好，他躺著、閉著，海潮持續，日子一天天地過……

海上有太多事無法預測，兒子出海，自己留在岸上，林海比以前更不安穩。林海對躺在涼椅的阿豪嚷著：「颱風欲來啊，叫恁哥哥要把船綁乎好勢……帆布要巡看有破沒……」

「風颳——」阿豪嗯了一聲，聽到颳風，他心底還真是有些擔心，「討海人怕抓沒魚更怕遇到透風颳」，風一來，漁船就像紙糊般東倒西歪，即便將船隻緊

緊鎖在岸邊還是沒用。

颱風要來，阿豪遊盪起來就沒興頭。木屐奇奇喀喀從賜福宮前走過，穿過馬路，跨過水泥堤防踏上沙灘，他坐在沙上，從褲袋裡摸出煙來點燃，嘴巴用力將煙吸進喉裡，再一絲絲地將它吐了出來，海水一波波，浮雲懸掛天空，渙散的雲絲長出腳來——颱風果然要來了。

阿豪想起那回在阿母脅迫下和順德出海。出海就出海誰怕誰，誰知船出港灣到了外海，天空的臉色一沉，海浪突然變大，一波波浪潮伸出利爪，好像要將海上的一切活生生地吞進肚子裡。海風掀起狂浪，他們的漁船險些兒被支解。

順德趕忙將桅杆綁緊，要阿豪速將甲板上的冰桶和雜物全收到船艙。風對著船左右開弓，一會兒擊向左舷，一會兒又攔腰一斬，勢要將整艘船推進海裡。阿豪第一次看到這樣驚險的場面，兩條腿不停地哆嗦，在船上怎麼站都站不穩。順德扯開喉強令他回到艙裡，自己則狠狠地抓著輪盤，而那輪盤似乎著了魔一般，一股來自四面或從海底冒出的力量拚命拉扯，硬是要將船疾疾地打亂。阿豪看哥切咬著牙關，整個天地一片漆黑，豪雨混著海水沖淋過來，他們就要被吞沒。

那回阿豪真見識到大海的威力，從此聽到出海或是颱風他的心就涼了一半。

阿豪坐在堤防前猛抽著煙，想到哥整天在海上他就難安，尤其今天風大浪高，很多漁船都沒出海，而順德還是執意要出去碰運氣。阿豪心裡有些兒急，碰啥運氣！海風拉長了氣息，一起起沙塵漫過堤防，整個視野一片灰濛濛。阿豪聽到木麻黃針葉相互戳刺的聲響，聽到海欖果在枝頭上擾攘，阿豪腳下的木屐於是也加快了節拍，奇奇喀喀地趕到港邊。



港前人煙稀落，幾艘船上有漁工倉皇地將船固定，帆布在增強的風中膨大了體積。整排店家關起門來，阿好姨他們站在騎樓前，憂心忡忡地談論起颱風的災害。看灣裡的船大多已經栓好且綁蓋好帆布，而哥竟還沒回來，阿豪越想越心慌！連忙問今天出海的漁船有沒有看到順德？

有的說早上在近海還有看到他，下午他們看風勢不對早早便回來了，一聽順德的船還沒回來，大家也都著急了起來。

「這是欲按怎？」阿母在一邊急得哭了起來。

入夜後雨勢增強，桅杆砰砰響著，風像皮鞭般胡亂抽打覆蓋船艙的帆布……

林海拄著拐杖冒雨趕到了港邊，焦慮的臉上浮起一條條青筋，村長和好幾個鄰居也趕了過來。

「已經通知海上巡邏隊，有消息立即會通知。」

風呼號，雨勢越來越強，大夥的心裡越來越慌亂。阿豪愣在一旁，他真的沒

想到會這樣！

阿母雙手合十，拚命叫著媽祖要保底，海上漆黑一片，什麼都看不見。

村長勸大家先回去——

「轉去哪會放心？」阿爸阿母硬是不肯，林海不能久站，終還是讓鄰居給押了回去。

阿豪留了下來，他堅持要守在港邊。

風從四方竄了過來，像一記記拳腳猛烈撞擊著阿豪，雨也從天飛降，一陣陣澆淋他的擔心。

阿豪瞪著闐暗的海上，意識緊繃得幾乎要斷裂，突然間，烏雲凝結風雨停歇，海和天空矇亮了起來。阿豪站了起來，一艘艘泊停港邊的漁船重回視野。

阿母匆匆奔來，路上跌了一跤又站起來，聽到還是沒消息，立即精神崩潰地坐在地上，阿豪也覺得全身癱軟。

港灣陸續有人前來，有的前來關懷順德的消息，有的趕忙回到船上，檢查漁船的情形。

巡邏隊在外海找到半沉的船，卻沒有順德的人影，過兩天船被拖回港邊，遭風浪擊潰的船隻顯得殘破不堪。

兒子沒下落，林海說不出一句話來，阿豪一上船整個人便暈眩了起來。船上空蕩蕩的，船頭的媽祖神像倒了下來，船艙破裂，桅杆和起重桿已經彎曲。阿豪強打起精神，每走一步都搖晃著哥在船上的記憶——順德謹慎的腳印、勤奮的身影、還有他和阿爸類似的虔敬神情……，而現在這一切都已經被打亂。一波波巨浪從四方襲捲了過來，阿豪疾疾奔下船，他吐一地也號啕地哭了起來。

過幾天順德的屍體在海上被找到，白布覆蓋著殘酷的結果。陽光噙著風沙，視野一片茫然。

順德的事像一大團鹽霧，很多人難過得睜不開眼。有人說村子裡中煞了，衰運才會接連著來。

天越陰沉，地上的香火越鼎盛，一起起煙薰在低空凝聚。

那陣子賜福宮和金鑾殿前的法會接連不斷。

鏗鏘——鏗鏘——鏘鏘鏘——

豔麗的戲台在廟前架起，一陣鬧台的樂聲中，鍾馗從後台出現，福隆師用力扯動傀儡身上的提線，他清了清喉嚨，壓低了聲故意變音地說：「我是鍾馗，奉著玉皇大帝的命令前來巡視——地面海上的妖魔鬼怪趕緊迴避，就此速駕祥雲……」

尖厲的嗩吶從後台響了起來，鑼鼓聲跌跌撞撞——

鍾馗蹙著濃眉，兇煞的眼珠子彷彿要掉落出來，祂突然提起一隻活白雞，張大

了嘴，頸子一彎死命地猛咬雞冠，而後福隆師伸手將整隻雞提將起來，在空中畫起符咒……，一把鹽米撒向空中，脆厲的鞭炮聲霹靂啪啦……

「去煞去了了，好運隨時到」親友紛紛安慰著林海。

林海拄著拐杖，偶爾踱步到港口，遠遠看著他的船隨著海湧起起伏伏……

阿母不再對阿豪嘮叨，每天還是提著水桶到市集賣魚。



「了尾仔子——」萬仔的怒罵聲隨著風吹撲向阿豪，阿豪閒蕩的腳步陷在沙裡，心情跟著沉重起來。

舊港消退，逐步完工的新港在沿海撐起另一波氣象，鹽霧散去，紅白相間的鐵塔在遠近路上看得越來越清楚。阿豪站在堤防上，一間間廟宇對著大海，媽祖的法力在海上延伸，和人們的祈願相接連。興達港的腹地寬廣，遠近的漁船來來往往，而魚訊改變，茄荳人特有的烏魚黃金季節已經不再。

烏魚的榮景果真挽回不了？新輪與舊船同聲抱怨，港邊嘈雜起另一波怨嘆——

船主忿忿地說：「夭壽喔，烏魚是咱討海人的恩情人，未大隻就胡八抓，最後大家都沒魚好吃！」緊握的拳頭泛起一條條青筋。

烏魚還沒成熟，便在長江口被打撈上岸，再怎麼勤奮，設備再怎麼先進也沒用！

「大陸的漁民實在有夠過分，不但討債亂亂抓，甚至超過海峽中線搶咱這邊的魚！」漁工們義憤填膺，這些日子來他們在海上實在是看多，也受夠了！

「就是啊！海上好像沒王法了！照規矩來只好憨憨仔等，再這樣下去連烏魚影嘛免想欲看到！」

阿豪的木屐在港邊奇奇喀喀，海風夾著漁民的抱怨吹打耳邊，抬起頭，海產店招牌上的烏魚身影僵在半空中，一瓣瓣塑膠做的烏魚子模型迎風盪著。

烏魚迷路了嗎？海況不佳，大型捕烏魚船作業困難，小型漁船被逼著出海，零星的作業回來都只能夠搖頭。

「不出海不行，出海又氣得快沒命！」

岸上一片煙霧與嘮叨，遠海漁船雄霸海港正中央，近海漁船則在一邊排排站，阿豪叼著煙，踩著木屐到港口，感覺有一個聲音召喚著他。他脫掉木屐，一步步走上阿爸的漁船……，阿爸和順德的腳印密密疊合，一股無法言說的力量驅使他踩上前去，他將媽祖像扶正，從船上望向大海，風和浪揉搓著細碎的聲響，阿豪摸著受損船身，心底有個念頭逐漸高漲……

隔天他找人來修船，將破爛的船艙和甲板一一更換，並將彎曲的桅杆換上新

鐵。

阿豪決定要出海。

他的振作讓阿爸和阿母看了既欣慰又憂心。

阿母說：「在岸上找個工作一樣可以生活。」

阿爸說：「海流變化，海面頂的情形已經不比阮那冬時，你能忍耐？」

阿豪沉默著，不敢有承諾，而骨子裡卻清楚——他必須到海上。突然間從小耳濡目染的海洋情愫全都驚醒過來，一向被他排斥，卻和阿爸及順德一樣流淌的討海人血液沸騰了起來……

●

阿豪出海了，一艘不起眼的舊漁船，從新港航出。

阿爸阿母及其他帶著觀望質疑的親友前來祝福，一條及地鞭炮霹靂啪啦鳴響。林海望著海，眼底積沉著鬱鬱，阿母伸出手直對著船上的阿豪拚命喊著：「要小心，天氣哪不好就趕緊轉來——抓沒魚沒要緊，勿貪賭氣……」阿母眼眶中的淚珠斷了線般迎風撒落，瘦弱的身體搖搖欲墜……

一邊的親友攙扶著她：「兒孫自有兒孫福」的話語在風中繞轉……

駛出港灣，熟悉的岸上景觀慢慢遠離，濛濛的霧露逐漸散去，陽光照出，海與天空清朗且透明。漁船啾啾地前行，阿豪一會兒到駕駛艙了解船行方向，一會到甲板幫忙漁工整理網線和發線器，網上繫綁的浮標顏色鮮麗，冰櫃裡的碎冰和魚餌也都充裕，一切準備妥當，就等著和魚群相遇。

海風拂著船舷，桅杆上的繩索被撥動出硃硃聲響，冷風和陽光同時散發著威力，離岸已遠，感覺該已逼近魚群的洄游路線。

阿豪緊盯著漁蹤探視器，和漁工一次次討論漁況，而儀表板上一片冷清，偶爾幾次微光亮起希望，一瞬間便消匿無蹤影。眼睜睜看著一個上午過去，新鮮的誘餌浸泡成爛肉，網裡頭卻沒有任何漁獲。船身隨著碧藍色海水上下晃著……，阿豪的心也跟著起伏不定。阿豪記得小時候和順德在海邊抓螃蟹，潮水一來，他便急著要向前衝，而幾次潮來不見蟹的蹤影，他很快便失去耐性吵著要回去。順德總是告訴他：「再等——再等——天公總把最好的賜給有耐心的人……」，而這些阿豪哪裡聽得進去，沒有螃蟹換抓蝦，蝦子不好抓他便忙著想要甩網拿魚鉤……

最後的結果總是落空，魚歸魚蝦歸蝦，要靠兩手抓起來總是不容易。而順德就不一樣，他願意等，等久了就會有結果。

「要等——再等——」

阿豪猛抽著煙，彷彿聽見順德的聲音在海上迴盪……，而在望不見的岸上，

阿母和阿爸正殷殷期盼著他回來……

漁工們閒得慌，隨意地掛餌甩竿打發時間。突然間偵測器發出嗶嗶聲，他們急忙衝進艙裡，只見船前方有一大群魚，阿豪大喊：「把船開靠近——」船馬達亢奮地轉動，船身急追魚蹤，阿豪大聲喊要漁工準備曳網，拿捏好角度，等再靠近一些，便可對準魚將網撒出。阿豪的心撲撲跳著，整艘船精神了起來。

魚網就要撒出，而兩艘大陸漁船擋住了他們——

「退回去——退回去——」

阿豪瞪大了眼睛直問：「爲什麼？」

漁工的神情瞬間落寞，其中一個操著越南的口音說：「靠近大陸的海域了，最好不要過去——」

阿豪握緊著拳頭，他知道還沒到法定的界線——

漁工拚命地搖頭，黝黑的臉看起來更晦暗——阿豪硬是不肯，好不容易等到的魚訊怎麼能讓它平白地溜走——

阿豪執意向前，而漁工萬萬不敢——三艘船硬僵在那裡。

「憑什麼要讓他們？」——阿豪的脾氣就要上來——而腦前突然閃過阿母的叮嚀：「平安就好，啥米攏沒要緊……」——順德好像也在船後拉著他，要他不要誤闖生死線……

阿豪手一揮，示意將船掉頭，他悶悶地坐在船尾，方才激動的偵測器也噤著聲，回程中不發一語。

阿母還是到漁市做買賣，旁人都在問什麼時候要賣阿豪抓的魚。阿母笑著說：「這個時代肖年仔肯出海就真使人感心啊！」

阿豪天天出海——回航，漁網徒然沾泡著海水。

「就不信海上無魚！」尋遍整個海域，而答案總在無法超越的防線外，漁船在海上顛顛簸簸，阿豪的心也起起落落，海上有魚總要帶些回去！只要有魚就好。

日頭從這頭轉到那頭，海風繞轉著漁船，含鹽的陽光照得阿豪睜不開眼，而後便見後頭的漁船一隻隻地超前，駛到交界線便停了下來，兩邊的船逐漸靠近——阿豪拿起望眼鏡一看——

大陸漁船上載滿了漁產，兩邊漁民隔船比手畫腳，一箱箱漁產便移交了過來。阿豪愣愣看著，隨即清楚這是怎麼回事。

魚都在船上了，難怪偵測器鴉雀無聲，只聽見啾啾的引擎聲在海上空響……

返航時，圓月露出，海面上畫出一道粼粼亮光。

那晚阿豪翻來覆去，天快亮時才睡著，睡夢中彷彿見順德站在船頭，指引他往前航——順德的聲音隨著海風飄了過來——那輕細的聲音越來越清晰——「有魚——魚就要來了——」

隔天太陽高掛，阿豪的船跟著其他漁船出發，不必看水流也不必偵測魚蹤，船逕開往兩岸的交界，一根煙還沒抽完，對邊便有船出現。阿豪對著他們揮手，大陸漁船開了過來，阿豪要他們把冰桶打開讓他看魚貨，蓋子一掀開，阿豪的心抽疼了一下——他們苦等不到的烏魚原來就在這裡。

船上總算有魚了，回航時阿豪緊繃的臉慢慢鬆放，叼煙的嘴角露出一抹苦笑，他頻頻望向港灣——希望阿母今天能來等他，他要讓鄉親看到他載著魚回來。



午後的陽光傾斜著角度，船隻從海上回返，小貨車從養殖場載來一桶桶漁產，攤販一一擺放出來——鮮蝦、活蟹和花雕，一球球虱目魚漿拋進沸水，沸滾成滿鍋馨香，小管被撕剪開來攤在炭火上頭，一身惹火的鮮滋味在空氣中飄散。港邊匯聚著人潮，觀光客忙著採買與嘗鮮，誰理會魚兒蝦兒的來源。

海風亂吹，海產店招牌上畫著活跳水族，入夜後，燦亮的燈火越看越愁慘。

阿豪踱到廟口，往戲台前的長椅上一坐，張眼看著福隆師手下的戲偶，尪仔的嘴一開一闔，福隆師的聲音在鑼鼓聲中鑽進鑽出，時而低沉，時又刻意拔高——層層樂音中，阿豪彷彿又聽到媽在他屋外碎碎念著——「阿豪，你嘛看欲找一個什麼頭路——你看恁哥哥——」

狀元郎又從簾幕後走了出來，走到定位將雙手舉到頭部順著帽冠撫摸下來，右手順著鬚髯往右方彎滑後再微微拉起，捋了捋下巴的髭鬚。鏗鏘的鑼鈸和著三絃聲響，福隆師的聲音在嘈雜樂音中時而清晰有力，時又語焉不詳……，阿豪的目光盯著戲偶走，他像個糊塗戲迷般坐在台下，任憑戲碼一齣齣地更換。

鏘鏘鑼聲敲打著夜幕，阿豪踱到後台，即將上場的尪仔一仙仙懸掛在竹竿上頭。鍾馗在一邊乾瞪著眼，阿豪走到祂跟前，將嘴邊的香煙塞進祂嘴裡，裊裊的煙霧在濃夜中飛散。從後台望出，賜福宮背著星空，整座廟殿燃著煙香，海風吹來，一排排燈籠上下搖晃……，看看天色，涼冷的雨絲凝結空中，星光斂藏在雲層裡邊。

阿豪踩著地上影子，奇奇喀喀的木屐聲沿路響著……